

张之象《唐诗类苑》编刻考

杨 波

提 要 明清时期是唐诗总集编纂的高峰期。明代张之象编纂的《唐诗类苑》200卷,嘉靖年间即已编定;万历年间,卓明卿割裂此书稿的初、盛唐部分先行刊刻;万历二十九年,张稿才刊刻于吴门曹氏家坊。《唐诗类苑》采用以类系诗的编排方法,有着完备的收录原则和整齐划一的分工方法。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影印的中岛敏夫整理本《唐诗类苑》,充分说明这部巨著在唐诗学史和中日学术交流史上亦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 张之象 唐诗类苑 编纂 刊刻

唐代是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期。有唐三百年间,诗歌中各种体裁所特有的表现力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自明中叶开始,直到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全唐诗》编竣为止,明清两代编辑家前承后继,唐诗总集的编纂接踵而出。张之象编纂的《唐诗类苑》,始编于明嘉靖中后期,上承《文选》和《文苑英华》,以类系诗,以反映一代文学全貌为目的,比胡震亨编定于崇祯八年(1635)的《唐音统签》早了半个多世纪。如果说《唐音统签》在传统总集向文学全集发展历程中具有“粗具规模,树立典型”之意义^①,《唐诗类苑》则起着不可替代的过渡作用。

张之象(1508—1587),字玄超。《明史》卷二八七《文徵明传》后附有简短小传。莫如忠《崇兰馆集》卷一九《故浙江按察司知事王屋张公墓志铭》、王徽《王屋先生传》等记述其生平事迹较详。张之象曾编选《楚范》六卷、《太史史例》一百卷、《楚骚绮语》六卷、《彤管新编》八卷等,校刻了《史通》和《文心雕龙》,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四部。

嘉靖二十年(1541),张之象编成《唐雅》二十六卷,特取初、盛唐君臣唱酬之作二千余篇,集而刻之,分部五十有三,以类编次,在盛况空前的诗文总集编刻背景下独树一帜。随着个人阅历和学养的增加,张之象对时代风尚有了更理性深入的思考。他不满足于《文苑英华》的“弗徧弗择”,包节改编之《苑诗类选》的等而下之,遂决定重辑前代文献。^②他披沙拣金,历时二十余年,终于完成《唐诗类苑》和《古诗类苑》初稿,^③合称《诗纪类林》。《唐雅》则成为《唐诗类苑》初、盛唐部分的主要来源。冯时可《唐诗类苑序》云:“诗有类

^① 陈尚君:《断代文学全集的编纂和回顾》,《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② 王世贞:《弇州续稿》卷53《唐诗类苑序》。

^③ 张四维:《古诗纪原序》曰:“始事于甲辰之冬(1544),集成于丁巳之夏(1557),凡十四稔。”次年,陕西御史甄敬为之刻版印刷,是为《古诗纪》初刻本。冯惟讷《古诗纪·引用书目》中有张之象《古诗类苑》,则《古诗类苑》与《唐诗类苑》稿本的完成时间至少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

何始乎,始自三百篇。三百篇以国类;降此为昭明氏《文选》,以体类;又下为有宋《文苑英华》,始以事类。以事类者,零星小便,非全轭纯駟矣,学者何取乎,取其给青厢之荟蕞,而资锦囊之咄嗟,便于初机云尔。”^①在明代全面宗唐的风潮中,这部供初学者按图索骥、揣摩仿效的煌煌巨制,甚得晚生后进的青睐。

—

刘知几《史通·序例》云:“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凡例是说明著作内容和编纂体例的文字,对于保证全书内容与体例的整齐划一非常必要。史书如此,其他著作亦然。《唐诗类苑》和《古诗类苑》的编纂同步进行,遵循着大致相同的编纂体例。

(一) 以类系诗是张之象编纂《唐诗类苑》时遵循的总原则

嘉靖以后,受科举取士制度的影响,类书的刊刻渐盛,有些学者开始利用类书来辑录前代诗歌。清人周中孚在评价《艺文类聚》一书时云:“隋以前旧籍,端赖此编,得存其十一。故明人诸家辑总集,多从此采出焉。”^②张谦等《六朝诗汇》、冯惟讷《古诗纪》就是对类书辑录颇多的代表性成果。张之象编纂《唐诗类苑》时,不仅利用类书进行文献辑佚,而且能借用类书的编排方法来指导自己的创作。

《唐诗类苑凡例》第一则曰:

诗无类书,诗之有类书也,自兹刻始。盖玄超先生苦心历二十余年而就,以汉魏至六朝诗汇为一集,以初唐至晚唐诗汇为一集,总名之曰《诗纪类林》。兹刻惟唐诗,因题曰《唐诗类苑》。

《古诗类苑凡例》亦云:“部分略以唐以来各类书编次,微加详悉;一类之中,又各以本題旁出为次,则不暇详列也”,^③二书在编纂过程中就贯彻了“以类相从”的辑录方法。

《唐诗类苑》共有二百卷,分天部、岁时部、地部、山部、水部、京都部、州郡部、边塞部、帝王部、帝戚部、职官部、治政部、礼部、乐部、文部、武部、人部、儒部、释部、道部、居处部、寺观部、祠庙部、产业部、器用部、服食部、玉帛部、巧艺部、方术部、花部、草部、果部、木部、鸟部、兽部、鳞介部、虫豸部、祥异部和杂部三十九部,一千零九十四类。书中所分大小类目,随处可见仿效《艺文类聚》、《初学记》分类的痕迹。

(二) 收录作品有明确的时限概念

张之象生活在明代中后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风尚和前代学者诗学观念的熏染。明初高棅的《唐诗品汇》对张之象的影响极为深远。

高棅在《诗人爵里详节》一卷中,将全书入选的六百多人按照帝王、公卿名士、有姓氏无字里世次者、无姓氏、道士、衲子、女冠、宫闺、外夷的次序编排。其中公卿名士按初、盛、中、晚的次序排列:

自武德至开元初得一百二十五人为初唐(618—713);自开元至大历初得八十六人为盛唐(713—766);自大历至元和末得一百五十四人为中唐(766—820);自开成至五季得

① 《唐诗类苑》卷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九年曹仁孙刻本。本文所引均出此本。

② [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194页。

③ 《古诗类苑》卷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年刻本。

八十一人为晚唐(836—907—960)。

高棅的“四唐说”对明代以后的诗论影响深远,但其“中唐”到“晚唐”之间有十多年的空隙,尚未完善。张之象的分期弥补了《唐诗品汇》的分期缺陷,使得“四唐分期说”更加完善,在唐诗学史上有其独特的贡献。

《唐诗类苑》将诗人总目、四唐分期、帝王年号等置于卷前。《诗人总目》按照帝王、公卿名士、有姓氏无世次者、无姓字(附仙鬼)、羽流、衲子、女冠、尼姑、宫闺、妓流、外夷的次序编排;张之象将《唐诗品汇》中的诗人小传删去,直接以姓名出现;把“仙鬼”附在“无姓字”之内;将《唐诗品汇》中的“道士”改称“羽流”;并多出“尼姑”和“妓流”两类。

《唐诗类苑》收录作品还有着明确的时限概念,取舍标准相当严谨。《古诗类苑凡例》第九则称“隋唐间人,《唐诗》既收之,今不重录。如虞世南止取其在隋世应制之作数首,不全载。”在同一题目或同一部类下,诗人诗作略以时代先后为次。《唐诗类苑凡例》第五则云:

诗人姓名列于题下者,以时代为次。若一题二首,先初唐而后盛唐;若一题四首,依初、盛、中、晚次第之。如《咏日》二首,先董思恭而后李峤;《日午》二首,先虞世南而后褚亮是也。

以时代为次,突出体现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作者是同题或者题目相近的同类作品时。如卷五二《治政部·宠锡》收录了唐玄宗等人《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诗三首,作者的编排次序是先帝王(玄宗),后公卿(张说、张九龄);同是作《奉和圣制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诗,公卿的排序又以诗人所处的年代先后或年龄长幼排列,故先张说,后张九龄。这种按时代先后编排唐诗的做法,为后来清编《全唐诗》的编纂提供了可资参考的依据。

(三) 甲乙兼收,妍媸不择

与《唐雅》专收录初盛唐诗不同,《唐诗类苑》转而追求大而全的收诗标准。《唐诗类苑凡例》第三则云:

兹刻所引用书共得二百部而赢;其诗共得□万□千□百□十首而赢;其人则帝王、公卿,下至山林、隐逸,外而夷狄,内而闺秀,与夫衲子、羽客、女冠、仙鬼之流,凡有吟咏流传海内者,采摭略尽矣。

据日本学者中岛敏夫统计,《唐诗类苑》实际收诗数为28,067首,诗人数1,472人(无名氏除外)。书中收录的诗人,并不局限于大家名家,而是“甲乙兼收”,“妍媸不择”,僧、妓、无名氏均有作品入选。清修四库馆臣曾对这一做法屡加诟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古诗纪提要》谓其“以题编次,竟作类书”,卷一九二《唐诗类苑提要》谓其“以类隶诗,意取博收,不复简择,故不免失之冗滥。盖类书流也”。^①这一批评未为恰当。

张氏编纂此书,与类书便于读者采摭丽辞秀句的出发点有所区别,其目的在于“盖欲尽唐音,不得不妍媸并收,庶存一代之制作,为千秋大观”,^②所收诗作兼顾了唐诗各个时期的整体特色。同时,《唐诗类苑》收录的作品不像类书那样常有删节现象,基本能保持一首或者一篇作品的完整性,而对于“《艺文类聚》、《初学记》所载诗,多系采摘,吉光片

①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16、1752页。

② 《唐诗类苑凡例》。

羽,不欲弃置,一二并存”,^①表现出审慎的治学态度和通变的诗学眼光。

(四) 对重出、异文、阙文等特殊情况的处理

诗歌或诗句的重出是《唐诗类苑》中一种常见的现象,原因在于:张之象在收录作品时,认为该作品具有多重题材属性,可以隶属于多种类目或者题材。《唐诗类苑凡例》第九则对这一现象的处理方法进行了解释说明:

一题有二意者,甲部可收,乙部亦可收,必先载明于甲部,如杜甫之《立秋雨院中》诗,先于《天部·雨类》中载明“见《礼部·省直》”;王维《秋夜对雨》诗,先于《天部·雨类》中载明“见《岁时部·秋》”,庶便观览,而不必穷搜矣。

由于所据版本不同,诗歌中异文现象更比比皆是。《古诗类苑凡例》第八则云:

一诗数见而句字不同,取其义稍长者为正文,余分注其下,曰一作某或某书作某。

他对异文现象的处理是:先选择一种相对合理的说法刻入正文,再将各种版本著录的不同文字一一排列于后,不做分析和评价,由读者自己定夺。这种以“不校校之”的方法,是非常客观公正的。

一部收诗二百卷的诗歌总集,缺姓少名、空字漏字的现象屡见不鲜。从凡例来看,全书按阙疑意见对待的有三种类型:一是对于那些“题下姓名间有未刻者,原无考证”者;二是从“旧板《乐府》及《文苑英华》中抄入者,业已先失其名”者;三是“诗内间有一二字不填者,亦依原本所阙,不敢妄补”。

二

分类编选唐诗总集的发端虽可远绍到唐顾陶的《唐诗类选》,但真正意义上的肇始之作还是产生在明代中期以后。张之象编纂的《古诗类苑》和《唐诗类苑》,则起到开其先河的作用。^②

(一) 文献准备

《唐诗类苑》的成书,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徐献忠《何礼部集序》云:“二君(指何良傅与其兄元朗)才相伯仲,如士衡、茂政兄弟,称两何君。自少同张子玄超与予交甚密,遂相订为古文辞,元朗雄深俊拔,玄超婉切,叔昆幽迈,皆非予所及。”茅坤《白华楼续稿》卷六为张之象所作《楚范序》云:“君少负隗材,好读古先秦以来百家之书,颇自喜。间著词赋、诗歌,则又多仿汉、魏、晋、宋下及唐开元、天宝、大历、建中以来词人之旨而揣摩之,而无不得其似。”因此,编纂《唐诗类苑》的构想,在张之象童蒙时就已种下了渊源。

编纂规模如此巨大的唐诗总集,必须要有丰厚的文献储备作基础。张之象“藏书甚富,不减其家司空。生平多所撰述,几于汗牛充栋”。^③当时活跃于东南地区的文士与他交游颇多,“若先辈金陵顾中丞华玉、吴中蔡翰林九逵、文翰林徵仲、王太学履吉,皆公所严事。而金陵许太常仲颐、吾乡徐奉化伯臣、何翰林元朗、何祠部叔毗、董太学子元、朱太

① 《古诗类苑凡例》。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189、192皆以《古诗纪》为《古诗类苑》为蓝本,适颠倒因果,或因万历本《古诗纪》删去用书总目致误。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后记》对此已有考证。

③ 《唐诗类苑》卷首赵序。其家司空,指西晋文学家张华,曾读30车书,著《博物志》4百卷。

学邦宪、吴兴茅宪副顺甫、济南冯宪副汝言、东粤欧工部祯伯、黎秘书惟敬辈”^①，多是著名的藏书家、学者，其中顾璘曾批点《唐音》、徐献忠编纂《百家唐诗》一百卷、冯惟讷撰《唐音翼》、《杜律删注》等，对唐诗的整理与研究均有极深的造诣。

明代图书出版业相当发达，客观上为文学作品的传播带来很大的便利。众多学识渊博的友朋，不仅为张之象提供丰富的藏书资料，而且以“雄文高调”与之切磋学问，加之众多晚生后辈的倾力参与，使《唐诗类苑》的编纂得以顺利进行。

（二）编纂分工

任何一项浩大的工程能得以有序地进行，都在于总其事者的合理安排。赵应元《刻唐诗类苑序》云：

是编也，诗逾数万，人逾数千，自覆载、流峙、礼乐、文章、宫闱、苑囿、算器、食物、百工、技艺、天乔、蠕动之属，黄屋、朱门、纓簪、韦布、羽人、讷子、闺秀、女冠、仙鬼、戎夷之流，洪纤品列，幽显眈分，无不咸归网罗，悉经詮次。类则甲乙兼收，苑则妍媸不择。张先生取数百家之言，积二十余载之力而始成。叔朗又采残碑断简、鱼蠹鼠啮之遗，裨赞而广补之，于是唐人之诗更字不漏，片言尽收，诂不洋洋乎，飒飒乎，鼓吹褊隆，黼黻至化，备一代之大雅，垂千禩之鸿烈。

张之象“淹通该洽”，时“号江东人士冠冕”。《唐诗类苑》最初的稿本已不可见，现存明万历二十九年曹仁孙刻本，每卷前都有参编人员的籍贯、姓氏、字号、负责的工作内容等，题作“明云间张之象玄超甫纂辑，□□□□□□编次，云间王彻叔朗甫补订，梁溪曹仁孙伯安甫校正”，这就为我们研究其纂修和分工情况提供了线索。编次人员的分工情况如下：

卷1至卷10：岭南赵应元葆初甫编次；卷11至卷20：云间杜开美袁度甫编次；卷21至卷30：云间张所敬长舆甫编次；卷31至卷40：云间徐光启子先甫编次；卷41至卷50：张之象之孙齐颜伯复甫编次；卷51至卷60：梁溪安希范小范甫编次；卷61至卷70：云间黄体仁长卿甫编次；卷71至卷80：云间顾成宪幼章甫编次；卷81至卷90：云间陈继儒仲醇甫编次；卷91至卷100：云间高承祚元锡甫编次；卷101至卷110：云间杜士全道执甫编次；卷111至卷120：云间唐仲贤晋卿甫编次；卷121至卷130：云间李中立士强甫编次；卷131至卷140：云间姜云龙神超甫编次；卷141至卷150：云间张所望叔翹编次；卷151至卷160：云间朱家法季则甫编次；卷161至卷170：云间于燕芳駉先甫编次；卷171至卷180：晋陵孙慎行闻斯甫编次；卷181至卷190：云间杜士基彦恭甫编次；卷191至卷200：云间张嗣功次甫甫编次。

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出，这部书的编纂程序是：大致以张之象纂辑稿本为依据，二十人分工编次，每人十卷（其中第144卷标注为“云间姜云龙神超甫编次”），王叔朗对其进行补订，最后由曹伯安负责校正。

（三）刊刻经过

明人好古，一些地方官员为博取右文好士之誉，捐资刊刻书籍之风颇盛。张之象积二十余年之力编成《诗纪类林》，因为“家赤贫，不能杀青，挈而授余社友比部俞子如。子如

^① [明]莫如忠：《崇兰馆集》卷19《故浙江按察司知事王屋张公墓志铭》，明万历十四年刻本。

亦雅有书痴,业已缮写讎校,一旦捐宾客而不能卒业,笥而藏者十余载”^①。直到岁庚子(1600),《唐诗类苑》才由锡山令赵肖鹤、曹伯安等人襄助刊刻于吴门曹氏家坊。冯时可《唐诗类苑序》对此书曲折的刊刻过程叙述甚详:

云间张玄超先生淹通宏博,寝食于唐诗中穷蒐有年,分部类之,积至二百卷,名曰《唐诗类苑》。先生歿久之,浙人卓漱父偶得其稿,乃割初、盛唐梓之,自为名而掩先生劳。里中叔朗王君慨然谓:“泳河寻源,宜敦始事。且中、晚亦一代制作,宁容榛槎弃也。”取先生原稿,请于锡山尹赵公肖鹤。公读而多先生劳,谋以月俸佐剞劂。会曹伯安雅志好古,请任其役。因为订疑误,删重复,补遗漏,以付诸梓人。踰年,而工始竣,则以命不佞为之序。赵应元《刻唐诗类苑序》亦云:此书流布,乃邑中有缀文之士伯安曹君,欣然请以梨人棗人为任,遂出筐中副墨,与二三名流各乘校讎之政,而画总则在叔朗一人。

其实,从王叔朗请人捐资到全书付梓,中间订正讹误,“校而后写,既写复校而刻,既刻复校而改,翻阅数过”,^②“而后付之剞劂,凡五易伏腊”。^③《古诗类苑凡例》后附有俞显谟识语一则,是刊刻《古诗类苑》的说明性文字。文曰:

是书经始于张先生玄超,补订于先兄子如,校正于长舆诸君,而董其成于不佞。攘攘研校,颇费岁时。……近赖社中同调各为捐貲,得度诸木,以公四方。第寡陋谫劣,阙疑仍旧;鲁鱼帝虎之谬,量不能免。敢告博雅无妨驳,政令得甯易焉。海上后学俞显谟识。

曹仁孙刻本每半叶二十行二十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书口上题“唐诗类苑”四字,下为卷次、页码,各卷下编次人员因分工而不同。它既是初刻本,也是其他版本的祖本。齐鲁书社1997年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丛书》曾据明万历二十九年刻本影印出版。日本学者中岛敏夫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残本和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本,整理成《唐诗类苑》200卷、《古诗类苑》130附索引,现有日本汲古书院1991年影印本。2006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根据中岛敏夫整理本影印出版。

结语

综上所述,《唐诗类苑》的编纂与时代风气、个人好尚、诗学主张、科举取士的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与其他唐诗总集相比,《唐诗类苑》上承《文选》、《文苑英华》“以类系诗”的模式,借用《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的编排方法,“取数百家之言,积二十余载之力而始成”,坚持以时代为序,有明确的时限范围、选取原则,编纂体例上颇具特色。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有云:“选诗诚难,必识足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从《唐雅》到《唐诗类苑》,张之象编纂唐诗总集的历程就是对这番话最好的诠释。《唐诗类苑》几经曲折始得完整刊刻,流布中日,嘉惠后学,四百年间受到中日学者的关注,在唐诗学史和中日学术交流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和影响。

(作者通讯地址:杨波 郑州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450002)

(责任编辑 晓思)

① 《古诗类苑》卷首黄体仁序。

② 《唐诗类苑》卷首赵应元序。

③ 《唐诗类苑凡例》。